

臣鑑錄引

昔者帝舜作歌。一堂喜起。先言股肱。次及元首。豈徒責難於臣哉。誠以四鄰是欽。翼爲明聽。肯嘉賴之。其任固甚重也。夫君既重臣。臣可不自重歟。說者乃謂唐虞之盛。非後世所可幾及。不知欲爲臣盡臣道。舍是固無二致。三代以還。爲上爲德。爲下爲民。尙已。卽至綱目所載。磊磊明明。寧有二道耶。惟臣欽若。勸相國家。錄其大端。抑亦可以爲鑑矣。

乾隆十三年夏五月。吏部右侍郎尹會一敬書。

臣鑑錄目次

卷一

器識

卷二

諫諍

卷三

敬事

卷四

立身

按器識在人。有大有小。大役小則治。小役大則亂。爲大臣而矜才自用。功利眩於當時。災害及於家國。皆器識之小爲之也。故臣鑑以器識爲先。天下安注意相。天下危注意將。君子安不忘危。故器識以將相爲重。有器識而無其位。自成其大。有其位而無器識。包養實多。故列其後以示戒。然器識云者。非如後世持祿養資。謀身利己之所得而託也。安社稷者。始足以當之。欲安社稷。則諫諍之忱。必致之君矣。古者諫無尊官。故大小司直。不加分別。後世專設言臣。尤當加之意也。敬事

之方。內外職官略見大意。惟於守令特書。重民事也。以上三者皆本於身。其身不正。而欲正人難矣。古來人臣稍知自立。豈不思竭忠報國。但爲爵祿所縻。或爲威武所屈。所以有初鮮終也。孔子論君子之道行。已在事上之前。孝經所言立身在事君之後。欲人不負初心也。故取以終篇焉。

臣鑑錄卷一

器識

魏文侯謂李克曰。先生有言。家貧思良妻。國亂思良相。今所置非成則璜。二子何如。對曰。卑不謀尊。疎不謀戚。臣在闕門之外。不敢當命。文侯曰。先生臨事勿讓。克曰。居視其所親。富視其所與。達視其所舉。窮視其所不爲。貧視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。文侯曰。先生就舍。吾之相定矣。李克出。霍璜曰。聞君召先生而卜相。果誰爲之。克曰。魏成。璜忿然曰。西河守吳起。臣所進也。君內以鄴爲憂。臣進西門豹。君欲伐中山。臣進樂羊。中山已拔。無使守之。臣進先生。君之子無傅。臣進屈侯餗。以耳目之睹記。臣何負於魏成。克曰。成食祿千鍾。什九在外。是以東得卜子夏。田子方。段干木。此三人者。君皆師之。子所進五人者。君皆臣之。子惡得與成比也。璜再拜謝曰。鄙人失對。願卒爲弟子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月

按李克論相。得觀人之要。魏成實能進賢。霍璜亦知屈己。國有良臣。安得不興。

曹參徵時與蕭何善。及爲將。相有隙。至何且死。所推賢唯參。參代何爲相。舉事無所變更。一遵何約束。爲相三年。百姓歌之曰。蕭何爲法。較若畫一。曹參代之。守而勿失。載其清靜。民以寧壹。漢惠帝二年目

按舉讎之風既遠。如蕭何之於曹參。業已有隙。而臨終所薦唯參。可以死而不恨矣。至參遵何法。清靜寧壹。其識力之堅定。不亦有過人者哉。

漢文帝問右丞相勃曰：「天下一歲決獄幾何？」勃謝不知。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？」勃又謝不知。愧汗出沾背。上問左丞相平，平曰：「有主者。」陛下即問決獄，責廷尉；問錢穀，責治粟內史。上曰：「君所主者何事？」平謝曰：「陛下不知臣竊下，使待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陰陽，順四時，下遂萬物之宜，外鎮撫四夷諸侯，內親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。」帝乃稱善。勃大慚，出讓平曰：「君獨不素教我對。」平笑曰：「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耶？」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，君欲強對耶？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。乃謝病免。漢文帝元年目

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，切中後世越俎曠官之弊。以宰相而辦胥吏之事，欲強記決獄錢穀盜賊之數，以爲能，何暇爲國求賢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耶？陳平之言，可謂識相業矣。不以人揜也。

丞相博陽侯丙吉病甚，上臨問，以誰可以自代者。吉薦杜延年，于定國，陳萬年，後三人皆稱職。上稱吉爲知人。漢宣帝五年目

按舉賢自代，大臣第一義也。丙吉薦三人皆稱職，惟公故明耳。後世非徇情則畏禍，所薦安能得人哉。○或謂知人不可學，然果誠求於平日，至死不忘報國之忠，亦必無苟且塞責之舉矣。

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，以爲太子少，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。上以問疏廣，廣對曰：「太子國儲副君，師友必於天下英俊，不宜獨親外家。且太子官屬已備，復使舜護太子家，示陋，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。」上以語魏相，相免冠謝曰：「此非臣等所能及。」廣由是見器重。漢宣帝地節三年目

按魏相稱服疏廣之言，深得相臣之體。若善必自己出，則與休休有容者相去遠矣。

漢光武帝以宋宏爲大司空。宏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。帝令譚鼓琴。愛其繁聲。宏聞之不悅。伺譚出。朝服坐府上。遣吏召譚。至。不與席而讓之。譚頓首辭謝良久。乃遣之。後大會羣臣。帝使譚鼓琴。譚見宏失其常度。帝怪而問之。宏離席免冠謝曰。臣所以薦譚者。望能以忠直導主。而令朝廷耽悅鄭聲。臣之罪也。帝改容謝之。漢光武帝建武二年目。

按薦人而爲君所愛。恆情之所喜也。宋宏獨以不能忠直導主。而令朝廷耽悅鄭聲。責桓譚。且自任其罪。卽所以閉邪。深得大臣事君之道矣。

諸葛亮領益州牧。約官職。修法制。發教與羣下曰。夫參署者。集衆思廣忠益也。若違小嫌。難相違覆。曠闕損矣。違拂而得中。猶棄敝蹻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。惟徐元直處茲不惑。又董幼宰參署七年。事有不至。至於十反。來相啓告。苟能慕元直之十一。幼宰之勤渠。有忠於國。則亮可少過矣。又曰。昔初交州平。屢聞得失。後交元直。勤見啓誨。幼宰每言。則盡偉度。數有諫正。雖資性鄙暗。不能悉納。然與此四子。終始好合。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。漢後主建興元年。封亮爲武鄉侯。目。

按諸葛武侯。稱王佐之才。其爲治規模甚大。要在使人各得盡其心耳。夫身爲執政。而樂聞己過。此所謂優於天下者也。至於妙簡舊德。俾輔時君。欲與羣賢以正道。滅邪僞之曹丕。則用重聽之杜微。一事尤足以見其志焉。

房元齡明達吏事。輔以文學。夙夜盡心。惟恐一物失所用。法寬平。聞人有善。若己有之。不求備取人。不

以己長格物。與杜如晦引拔士類。常如不及。上每與元齡謀事。必曰。非如晦不能決。及如晦卒。卒用元齡之策。蓋元齡善謀。如晦能斷也。二人同心徇國。故唐世稱賢相。推房杜焉。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。以房元齡杜如晦爲僕射。目。

姚宋相繼爲相。崇善應變。成務。環善守法持正。二人志操不同。然協心輔佐。使賦役寬平。刑罰清省。百姓富庶。唐世賢相。前稱房杜。後稱姚宋。他人莫得比焉。○紫微舍人高仲舒。博通典籍。齊濟練習時務。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。既而嘆曰。欲知古問高君。欲知今問齊君。可以無闕政矣。唐元宗開元四年閏月。以宋璟爲黃門監。目。

按房杜姚宋。相臣之正則也。同心徇國。輔政寬平。聞善常若己有。拔士常如不及。知古知今。下問於人。一個臣之遺風。庶幾見之。智名勇功。不足道也。否則善謀能斷。才質不同矣。應變持正。志操不同矣。矜其所長。鮮有不相輕相忌。而至於債事者。調元補袞。又奚望焉。

唐元宗開元二十四年。秋八月。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。○千秋節。羣臣皆獻寶鏡。九齡以爲以鏡自照。見形容。以人自照。見吉凶。乃述前世興廢之源。爲書五卷。謂之千秋金鑑錄。上之。賜書褒美。

按生日之不可爲樂。中主所知也。臣子之各宜盡情。明主所暗也。九齡逢千秋節。不以寶鏡爲獻。而以金鑑爲箴。蓋大人格君。恭敬之至也。豈效張說源乾曜輩作俑導諛。陷人君於驕泰之失哉。

則天太后常問仁傑。朕欲得一佳士用之。誰可者。仁傑曰。有張柬之者。其人雖老。宰相才也。太后擢爲洛州司馬。數日又問仁傑。對曰。前薦柬之。尙未用也。太后曰。已遷矣。對曰。臣所薦者可爲宰相。非司馬也。乃遷秋官侍郎。卒用爲相。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。監察御史桓彥範。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。卒成

反正之功。或謂仁傑曰：天下桃李，悉在公門矣。仁傑曰：薦賢爲國，非爲私也。

唐中宗開元十七年，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。目。

按狄梁公薦賢之言甚直。薦賢之心甚公。所薦之人，悉當盡忠於唐。而人繼其志，千秋不沒矣。大臣以人事君，可以爲則。○欲薦賢者，當先好善，不好善，則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安得賢才而薦之？觀元行沖之自請，可以知梁公之能得士矣。行沖數規諫仁傑，且曰：凡爲家者，必有儲蓄，脯醢以適口，參朮以攻疾，僕竊計明公之門，珍味多矣。行沖請備藥物之末，仁傑笑曰：吾藥籠中物，何可一日無也？見中宗開元十五年。陸贄之秉政也，貶李吉甫爲明州長史，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，贊門人以爲憂，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。贄遂與深交。唐順宗永貞元年。目。

唐憲宗元和二年，以李吉甫同平章事。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曰：吉甫流落江淮，踰十五年，一旦蒙恩至此，思所以報德，惟在進賢，而朝廷後進，罕所接識。君有精鑒，願悉爲我言之。垪取筆疏三十餘人，數月之間，選用略盡。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。

胡氏曰：李吉甫於陸敬輿，能忘纖芥之憾。於裴垪，能輸訪問之悃。此君子之高致也。知人之明，雖在裴垪，得人之譽，乃歸吉甫。誠率是道，而不變其相業，可少營哉。

按庸人寡識，祇憑勢位爲高卑。所見既小，大事不成。李吉甫捐故相之嫌，以刺史而尊別駕，有相度矣。廣薦賢之益，以平章而問舍人，得相道矣。致位宰輔，有由然也。

唐憲宗元和三年，以裴垪同平章事。○上嘗問垪爲理之要何先，對曰：先正其心。垪器局峻整，人不敢干。

以私。嘗有故人自遠詣之。垧厚遇之。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。垧曰。公才不稱此官。垧不敢以私害公。先是執政多惡諫官。言時政得失。垧獨賞之。

按范氏曰。古之賢相。不惟以諫爭爲己任。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。此愛君之至也。不賢者反是。若裴垧者。可謂忠於事君。而不負相之職業矣。

李藩給事中。制敕有不可者。卽於黃紙後批之。吏請更連素紙。藩曰。如此乃狀也。何名批敕。裴垧薦藩有宰相器。上擢藩爲相。藩知無不言。上甚重之。元和四年四月

按裴垧薦批敕給事爲相。此賞諫官之證也。

唐德宗貞元三年。以李泌同平章事。○上謂泌曰。自今凡軍旅糧儲事。卿主之。吏禮委延賞刑法。委渾泌。曰。陛下不以臣不才。使待罪宰相。宰相之職。天下之事。咸共平章。不可分也。若各有所主。是乃有司。非宰相矣。上笑曰。朕適失辭。卿言是也。

按爲治有體。相臣輔君。宜立其大。後世不講乎此。而以有事爲榮。故事愈分而職愈不稱矣。

裴度知政事。左右忽白失中書印。聞者失色。度飲酒自如。頃復白已得之。度亦不應。或問其故。度曰。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。急之則投諸水火。緩之則復還故處。人服其識量。唐敬宗寶曆二年

按識量絕人。固多天授。然學養之久。亦漸擴充。卒然遇變而不驚。爲大臣者。可不豫立於素哉。

周墀爲義成節度使。辟韋澳爲判官。及爲相。謂澳曰。何以相助。澳曰。願相公無權。墀愕然。澳曰。官賞刑罰。

與天下共其可否。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。天下自理。何權之有。堯深然之。唐宣宗大

中二年

按周鼎以直言入相。亦以直言罷。進退無愧於義。韋澳後爲京兆尹。亦以公直著。兩賢相得益彰矣。無權之言。自足不朽。

周世宗嘗怒竇儀。欲殺之。范質入救之。世宗起避之。質趨前伏地叩頭曰。儀罪不至於死。臣爲宰相。致陛下枉殺近臣。罪皆在臣。繼之以泣。世宗意解。乃釋之。周世宗顯德三年

按後世宰相。動以恩威出於主上。不得操權爲辭。不知人君一得一失。宰相皆與共之。況枉殺近臣。爲累之大者乎。如范質之據竇儀。詞嚴義正。加以誠切。雖昏暴猶當開悟。明如世宗。何難立釋。故罪皆在臣。一語爲宰相法。不可不時念茲也。

右舉卿相之有器識者爲法。夫器以有容而大。識以遠慮而明。相自有體。後世以宰輔而辦庶寮之事。君爲之乎。或者其臣質甚。觀往行而稽前言。可以深長思矣。

魏相田文。吳起不悅。謂文曰。請與子論功可乎。文曰。可。起曰。將三軍。使士卒樂死。敵國不敢謀。子孰與起。文曰。不如子。起曰。治百官。親萬民。實府庫。子孰與起。文曰。不如子。起曰。守西河。秦兵不敢東鄉。韓趙寶從。子孰與起。文曰。不如子。起曰。此三者。子皆出吾下。而位加吾上。何也。文曰。主少國疑。大臣未附。百姓不信。方是之時。屬之子乎。屬之我乎。起默然良久曰。屬之子矣。久之。魏相公叔害起。譖之。武侯疑之。起懼誅。遂奔楚。楚悼王任之爲相。起明法審令。捐不急之官。廢公族疏遠者。以養戰士。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。

悼王薨。貴戚大臣作亂。攻吳起殺之。周安王十五年及廿一年目。

按吳起獲罪。與商鞅相似。無大臣之德量。而以富強功利之術。中其君而虐用其民。得君愈專。取禍愈烈。可不鑒諸。

秦始皇置酒咸陽宮。僕射周青臣進頌曰。陛下神聖。平定海內。以諸侯爲郡縣。無戰爭之患。上古所不及。始皇悅。博士淳于越曰。殷周之王。千餘歲。封子弟功臣。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四海。而子弟爲匹夫。卒有田常六卿之臣。何以相救。事不師古。而能長久。非所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諛。以重陛下之過。非忠臣也。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李斯言。五帝不相復。三代不相襲。越言乃三代之事。何足法也。異時諸侯爭。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。法令出一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。誹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。人則心非。出則巷議。惑主以爲名。異趨以爲高。率羣臣以造謗。如此弗禁。則主勢降乎上。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秦始皇三十四年。秦詩書百家諫目。

按始皇聞越言而下議。有懼心焉。相臣於此。正可以引君當道。李斯顛爲詔諛悖亂之語。陷君於焚書坑儒之大惡。秦廷遂絕。議論矣。行恣睢之心。嚴督責之術。秦用滅亡。而斯亦被禍。曲說阿世。豈能自免乎。

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。久無所舉。上詰之。對曰。非不盡心。但於今未有奇才耳。上曰。君子用人如器。各取所長。古之致治者。豈借才於異代乎。正患已不能知。安可誣一世之人。德彝漸而退。唐太宗貞觀元年。封德彝卒目。

按古之君子。器使隨才。而小人與庸人則反之。此求備之中。所以多遺逸。而明揚之途日隘矣。彼身爲

大臣而不知舉賢之義者。開太宗之責封德彝。能無汗下也哉。

唐興以來。邊帥皆用忠厚名臣。不久任。不遙領。不兼統。功名著者。往往入爲宰相。其四夷之將。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。契苾何力。猶不專大將之任。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。及開元中。天子有吞四夷之志。爲邊將者。十餘年不易。始久任矣。皇子則慶忠諸王。宰相則蕭嵩。牛仙客。始遙領矣。蓋嘉運王忠嗣。專制數道。始兼統矣。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。以胡人不知書。乃奏言。文臣爲將。怯當矢石。不若用寒族胡人。胡人則勇決習戰。寒族則孤立無黨。陛下誠以恩治其心。彼必能爲朝廷盡死。上悅其言。始用安祿山。至是諸道節度使。盡用胡人。精兵咸戍北邊。天下之勢偏重。卒使祿山傾覆天下。皆出於林甫專權固位之謀也。

唐元宗天寶六載目。

按封德彝每視天下無奇才。此庸人之常也。猶未見蔽賢不祥之實。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。唐室遂喪。沿及五代之亂。二百餘年而未艾也。鄙夫可與事君也哉。

右舉卿相之無器識者爲戒。吳起。李斯。覆轍不可蹈矣。卽幸而獲免。如封德彝輩。不亦包羞當世。貽笑萬年耶。故附列於此。以見竊位者之情狀焉。

馮異入朝。○帝謂公卿曰。是我起兵時主簿也。爲吾披荊棘。定關中。旣罷。賜珍寶錢帛。詔曰。倉卒蕪蕪亭。豆粥。薄沱河麥飯。厚意久不報。異稽首謝曰。臣聞管仲謂桓公曰。願君無忘射鉤。臣無忘檻車。齊國賴之。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。留十餘日。令與妻子還西。

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綱目。

按光武中興諸臣之功，耿弇與馮異最偉，其忠貞篤契，亦略相同。至馮異之受寵若驚，安不忘危，有古大臣拜手颺言，丁寧誥誡之意，武臣若此，卓哉！

吳漢性彊力，每從征伐，帝未安，常側足而立，諸將見戰陣不利，或多惶懼，失其常度。漢意氣自若，方整厲器械，激揚吏士，帝乃嘆曰：「吳公差彊人意，隱若一敵國矣。」每當出師，朝受詔，夕則引道，初無辦嚴之日。及在朝廷，斤斤謹質，形於體貌。漢嘗出征，妻子在後買田宅，漢還讓之曰：「軍帥在外，吏士不足，何多買田宅乎？」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，故能任職以功名終。光武帝建武二十年目

按漢之彊力，猶人所能也。漢之謹廉，非人所及也。夫武人好貪，豈其性然，亦鮮學之故耳。如漢者，意念深矣，謂非介冑之士，能兼禮義者哉！

漢桓帝延熹六年，以張奐爲度遼將軍，皇甫規爲使匈奴中郎將。○初，張奐坐梁冀故吏，免官禁錮。凡諸交舊，莫敢爲言。唯規薦舉，前後七上，及規爲度遼將軍，到營數月，上書薦奐，才略兼優，宜正元帥，自乞冗官，以爲免副，從之。

按舉賢自代，已屬人臣之盛節，況復屈己甘爲之下，豈不難乎其難哉！如皇甫規者，一个臣百世師也，寧得以將帥目之。

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，諸軍並進。三月，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，吳主皓出降。○初，詔王濬下建平，杜預節度，至建業，受王渾節度，濬至西陵，預曰：「濬已得建平，則順流長驅，威名已著，不宜受制於

我遂與書曰。足下旣摧西藩。便當徑取建業。討累世之逋寇。釋吳人於塗炭。振旅還都。亦曠世一事也。濟大悅。表呈預書。

按平吳之功。王濬最著。綱目書法。已見斷案矣。原其始。則首建大策者。羊祜也。至於臨期指授。羣帥方略。徑造建業者。則惟杜預一人。其不可及者。尤在奉詔節度王濬。而能讓濬以成其功。使預少有忌功之心。則當建平方下。江陵旣克之時。必不肯分兵以益濬。且武昌旣降。衆議俟來冬大舉之時。預亦必不肯決策於破竹。一經緩師。王濬豈能順流長驚。直指秣陵乎。厥後渾濬爭功。幾至債事。然後嘆羊杜並稱。其器量之過人。固甚遠也。後之大臣。欲造我邦家者。相邪將邪。才與功邪。非器量之有容。安足濟哉。

唐代宗禮重子儀。嘗謂之大臣而不名。其子曖。尙昇平公主。嘗與爭言。曖曰。汝倚乃父爲天子邪。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悲。奔車奏之上曰。此非汝所知。彼誠如是。彼欲爲天子。天下豈汝家所有邪。慰諭令歸。子儀聞之。因曖入待罪。上曰。鄙諺有之。不癡不聾。不爲家翁。兒女子閨房之言。何足聽也。子儀歸。杖曖數十。年。大歷二年

按郭汾陽之處曖善矣。以視霍光之容隱霍顯。自致誅夷。何相遠也。勳戚之家。尤當知此。至代宗不聽公主之奔奏。且慰諭之。其度量之寬和。亦非庸主之所能及也。

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。僚佐以爲言。子儀謂曰。兵興以來。方鎮跋扈。凡有所求。朝廷必委曲從

之蓋疑之也。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。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。諸君可賀矣。又何怪焉。聞者皆服。唐代宗大歷十年郭子儀入朝目。

按郭汾陽之爲臣冠絕千古者。誠與恕焉而已。夫當方鎮跋扈。有求必應之時。乃奏除一州縣官。而不可得。此人情所難受也。汾陽獨安然受之。且爲曲諒朝廷之詞。彊恕而行。何入不得哉。

郭子儀爲上將。擁彊兵。程元振。魚朝恩。讒謗百端。詔書一紙徵之。無不卽日就道。由是讒謗不行。嘗遣使至田承嗣所。承嗣西望拜之曰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。李靈曜據汴州。公私物過汴。皆留之。惟子儀物不敢近。遣兵衛送出境。授中書令。考凡二十四。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。殆三十年。功蓋天下而主不疑。位極人臣而衆不疾。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。年八十五而終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。唐德宗建中二年。尚父太尉中書令。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目。

按胡氏曰。功蓋天下而上不疑。位極人臣而衆不疾。此唐漢以來。將相所難者。子儀以何道而能然。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。

李光弼治軍嚴重。指顧號令。諸將莫敢仰視。謀定而後戰。能以少制衆。與郭子儀齊名。及在徐州。擁兵不朝。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。光弼愧恨。成疾而卒。唐代宗廣德二年。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目。

按尹氏謂光弼爲中興元功。特以畏讒疑沮。緩於勤王。遂致諸將不復稟畏。媿恨而死。嗚呼。以臨淮之功。少有疑沮。猶不足以全始終。況下於臨淮者乎。可爲千古事君。不知義命者之戒矣。

右舉將帥之有器識者爲法。夫將帥臨陣決幾。成敗轉於呼吸。此難以紙上空談也。故不詳其戰功。而詳其成功之本。處功之道。如馮異諸人。偉哉。唐之郭李同功而異德。聞望懸殊。卽此可以爲鑒。無煩枚舉耳。

